



曹圣洁

口述历史

曹圣洁口述  
罗伟虹撰稿



ORAL HISTORY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口述历史丛书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曹圣洁 口述历史

曹圣洁口述

罗伟虹撰稿



ORAL HISTORY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口述历史丛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曹圣洁口述历史/曹圣洁口述;罗伟虹撰稿. —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11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ISBN 978-7-5458-1376-0

I. ①曹… II. ①曹… ②罗… III. ①曹圣洁—回忆录 IV. ①B97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5103号

---

责任编辑 马丽娟

技术编辑 丁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

曹圣洁口述历史(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曹圣洁 口述 罗伟虹 撰稿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965 mm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00,000

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58-1376-0/B.71

定价 48.00元

## 曹圣洁



曹圣洁，著名宗教领袖，牧师，中国基督教协会原会长，基督教全国两会咨询委员会原主任，上海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原主席，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本书是以个人学习灵修和投身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经历为主线，有关家世亲友、传道治学、社会活动和对外交往的综合性回顾。在翔实追溯个人成长足迹的同时，还从多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基督教从民国到当代的变迁。写照了中国共产党与爱国宗教人士“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巩固与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历程和史实。

## 编 撰 说 明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1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径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三、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料的内容。

四、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口述历史丛书

### 第一辑

杨小佛口述历史  
沈 寂口述历史  
童祥苓口述历史  
邓伟志口述历史  
姜义华口述历史

### 第二辑

丰一吟口述历史  
陈 绛口述历史  
汪观清口述历史  
刘耄龄口述历史  
林丙义口述历史

### 第三辑

颜梅华口述历史  
高云龙口述历史  
曹圣洁口述历史  
吴彤章口述历史  
邹逸麟口述历史

# 目 录

编撰说明 …… 1

一、高中时才知道我的神秘身世 …… 1

二、福音广播电台的小故事员 …… 7

三、我就读的教会中小学 …… 12

四、中央神学院的生活——大学生眼中的“黑乌鸦” …… 20

五、在圣约翰大学感受形势变化 …… 26

六、联合后的金陵协和神学院 …… 31

七、我在控诉运动中的思想转变 …… 37

八、参加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 …… 47

九、团结基督教青年爱国爱教 …… 53

十、编辑《恩言》 …… 60

十一、倪柝声其人其事 …… 64

十二、参加三自的福音派人士 …… 71



十三、教会建设的第一张蓝图	78
十四、反右运动席卷下的基督教	81
十五、我为什么结婚	86
十六、在吴耀宗身边当秘书	91
十七、“文革”中的磨炼	98
十八、恢复、开放宗教活动场所	106
十九、为落实宗教政策建言献策	112
二十、编辑《赞美诗(新编)》	119
二十一、罗竹风、郑建业与当代宗教研究	130
二十二、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的名人轶事	137
二十三、回归前后的香港教会	145
二十四、我认识的台湾基督教名人	153
二十五、初访澳大利亚,巧遇女传教士	160
二十六、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见闻	167
二十七、六十岁入学瑞士博赛学院	173
二十八、三次参加联合国会议	182
二十九、与三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交往	190
三十、对中国友好的美国教派及团体	197
三十一、破冰加拿大,穿梭美利坚	203
三十二、让世界了解我们——海外圣经展	207
三十三、亚洲几个国家的基督教会	214
三十四、丁光训主教与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	219
三十五、教会规章及关于设立主教问题	226
三十六、基督教全国两会总部办公场所的搬迁与改善	232
附录:曹圣洁生平年表	242
后记	245

## 一、高中时才知道我的神秘身世

1931年5月6日我出生于上海。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我的童年生活也经历了许多坎坷。

我的家中有四口人，父亲曹芳怀，母亲赵洁贞，外婆袁素英，和我。父亲以前在英美烟草公司工作，母亲是汉口人，外婆是四川人，因为父亲在武汉工作时认识了我母亲，她们就跟随他来到上海，开始住在南市，后来父亲在虹口与人合伙开了益利翻砂厂，我们就搬到虹口唐山路799弄19号，这个地段是抗战以后很多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当时家庭的经济条件还是可以的，称得上小康之家。

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日本人打进来了，1937年8月13日，日本人在上海开战。“八一三”前夕我们全家逃难，从虹口逃到租界，大家都很恐慌，争先恐后，车子都挤在马路上，花了很长时间才过外白渡桥，那个印象还是蛮深的。那时候父亲已经在爱多亚路（现在的延安东路）和贝勒路（现在的黄陂南路）附近，搞到了一个门面，开协源喷漆店，我们就住在油漆店楼上。“八一三”打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听到大世界投炸弹的爆炸声，一个炸弹下来房子都震动，像地震一样。后来听说很多人的尸体都炸开了，大腿飞到人家屋檐上，那时候我还小，但这个印象是很深的，觉得战争死很多人，非常可怕。

日本人来之前，我父亲把翻砂厂的生铁埋在地底下，因为翻砂就是用生铁做原料的，他想等日本人一走，就可以拿出来生产了。可是没想到日本人一来就发现了埋在地下的生铁，把它们都挖出来拿走了，损失惨重。而那个小喷漆店也赚不到什么钱，所以我们在经济上马上就发生很大的问

题。我记得有一次父亲为了赚钱，出资去给人家跑单帮，贩运金鸡纳霜，就是医治疟疾的药，可是在路上也被抄掉了，财物两空。到1943年的时候，我的父亲因为经济压力大，郁郁寡欢，不久就生病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所拥有的财产也不多，只是把虹口的房子留给我们。我记得他还写了一份遗嘱，说是有一张“洽茂冷气公司”的股票，给我做教育经费，解放后清产核资，面值为三百元。我曾去开过股东会，就是请大家吃一顿饭，报告当年赚多少钱，可是那个时候因为通货膨胀，他们就说已经给你增资了，都增在票面上，实际上根本拿不到什么钱。这样一来，我们家在经济上就非常困难。

由于时局动荡和家庭变故，我从初中开始，经济上就很紧张了。父亲死后家里没有固定收入，我的妈妈和外婆没有什么工作能力，只能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卖掉，起初还有一点首饰可以卖，后来把我父亲留下来的皮袍子都拿出去卖。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虹口的房子租出去，是租给一个犹太人，他每个月付房租给我们，这些钱要维持一家三口的日常开销，还要付学费，肯定是不够的，因此我还要去申请助学金。我曾经通过考试申请到《新闻报》的助学金，开始是很正规的，他们每学期发给我助学金，但后来《新闻报》不管了，转到国民政府一个什么部门去管，大概只发了一二次很少的钱，以后就不发了。所以我在中学的六年是越来越困难。高中时我在进德女中上学，进德女中规定，只有在整个高中部考试第一名的学生，才可以拿全年的奖学金。所以我高中三年学习压力是很大的，我必须考到高中部的第一名，才能拿到全部的助学金，继续第二年读书。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我还兼职做家庭教师，课余时教小孩弹钢琴，因我从八岁开始学弹钢琴，还经常在教堂弹琴，所以也能教教小孩了，这样稍微有点收入。那个阶段生活实在是很难，有时没有荤菜，就吃乳腐加花生米，所以我这个人长得很瘦小，到现在还只有八十斤左右，我的骨头都很小，我常常说我是 *underdeveloped*，发育的时候没有发育好，和那时候生活的困难是有关系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我记得有时候经过食品店，看见橱窗里摆着的饼干就很想吃，却没有钱买。就这样我勉强读到高中毕业。

我一直以为我的家庭只有外婆、妈妈和我，可是在我念高二的时候，有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那一年进德女中参加老北门浸会堂一百周年纪念，准备在学校旁造一个新的礼拜堂（即后来的期恩堂），还组织学生参加教堂奠基仪式，这是一个很大的活动，有很多教会的信徒也来参加。就在那个活动上，有一位女士拉住我，问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小时候的事情？我觉得很奇怪，我小时候有什么事情？她说你知道不知道，我是你的母亲？我被她吓了一跳，她怎么会说她是我的母亲，我不是有母亲的吗？然后她说，我是你亲生的母亲，因为孩子太多，照顾不过来，就把你送给你现在的母亲领养。她还说，现在我也没什么要求，希望你有时间的话来看看我们，我们大家有个来往。我当时简直惊呆了，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半信半疑吧。

后来我才想起，我从幼儿园、小学，一直到中学，每天上学放学，外婆或者母亲都要跟着我，送我上学，接我回家，甚至到高中也是如此，这在同学中是很特别的。我的同学都觉得很奇怪，念高中这么大的人了，妈妈还要跟着，以前我都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现在我才知道因为有这么个秘密在里面。那天我妈妈也参加那个大会，远远看见有个中年妇女跟我说话，等我回去以后，她就问我，是什么人找我。我那时候真的是很天真，我就告诉她，那个女的告诉我，她是我的妈妈，我的养母就很紧张了，她问你相信吗？我只好摇摇头。当时她就说没有这事，否认了，但是那几天，我发现她和外婆都很紧张，因为据说我生下来之前，养母还挺着肚子，假装怀孕，我出生后，她们直接到医院里把我抱走了。几天以后她们知道这事瞒不住，就把真相告诉我，我的外婆是个很淳朴的基督徒，她跟我说，这个事情是有的，本来想等她自己去世前再告诉我，现在既然知道了，就不必隐瞒了。但是她希望我不要离开她们，因为她们在上海举目无亲，就靠我养老，最担心我知道了这个事情，离开她们到生母那边去，她们老了无依无靠，生活怎么办，因此她们是非常害怕的，我的养母就说，你如果要到那边去，我们就死给你看，这个在情绪上对我打击很大。

她们后来还找了教会的李子康牧师来跟我谈话，他是知道这个事情，他说你无论如何要留在这边，照顾好你的外婆和妈妈。说实话，她们两位待我实在是非常非常好，任何家务事情都不让我做，甚至于我早上起来刷牙，她们都帮我倒好水，把牙膏挤在牙刷上，那真是非常非常地爱我，有些人待自己亲生儿女还没有这么好，所以我就答应妈妈，我不跟那边来往。过了几天，我的亲生母亲通过学校老师转了一封信给我，是我爸爸亲笔写的，在那封信上告诉我家里的情况：生我的爸爸叫徐子华，是大境路小学校长，妈妈叫钱铸卿，私塾出身，他们都是宜兴人。我的母亲生过十三个孩子，但是在写信给我的时候，大概连我只有六个了。我妈妈信基督教，我爸爸不是基督教徒，他们住在南市老西门泰瑞里，房子的下面有一个布道所，叫益三堂，是第一浸会堂附设的布道所，那个布道所也没有牧师来管理，就由我妈妈管着，她也算是个义工。后来我知道，生我的妈妈是很能干的，她家在丁山，家里从前有窑厂，结婚前她是家里的总管。她也很有才，对中国文学非常熟悉，听说《红楼梦》看了七遍，还会背好多唐诗，她自己也经常写诗，后来我的舅舅还给她出了两本《山玉诗草》。她和我父亲都喜欢音乐，时常由我父亲吹笛子，妈妈吹箫，二人合奏，我想我的基因里还是有点文化、音乐的细胞，大概是从他们遗传的。

我的大哥叫徐龙，后来信了基督教，因基督教内有人说龙代表魔鬼，所以他改名为徐农。他本来是学化工的，信基督教后，决心放弃事业做传教人员，到香港、台湾参加灵粮堂，后参加寇世远主办的基督之家，在洛杉矶基督之家做牧师，我到美国还碰到过他。二哥徐虎，去了台湾；三哥徐豹，从南京农学院毕业后响应号召到吉林，去世前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我的大姐叫徐凤，早年去台湾，她的丈夫是台湾海军高官，我1996年到台湾去访问的时候也见过她；我的上面本来还有一个姐姐，十几岁时生骨痲去世了；我最小的妹妹徐燕是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导，当过上海市政协委员，现在活着的就是我跟徐燕两个人，其他人已经去世了。

后来我妈妈告诉我，他们当时为什么会把我送给曹家呢？就是因为

我的外婆是很热心的教徒，她跟我母亲在教会里认识了，外婆说她的女儿生过许多孩子，都死了，现在很想要个孩子。生母正怀孕，就说我孩子太多了，照顾不了，这个孩子就送给你吧，当时就这么口头说说，很简单的就当当了。据说我的生母还对外婆说，我也没什么别的要求，不过一定要给孩子读到大学毕业。现在看来，他们家里所有的孩子后来都是读到大学的，而且弟兄姊妹起的名字也很好玩，我说他们家好像动物园，男的都是走兽，女的都是飞禽，所以我后来有个笔名叫徐鸽，我想我也应该加入这个动物的行列。

我自从高二跟生母碰头了以后，并没有去跟他们联系，因为我答应了我的养母，不跟他们联系。但是从我内心来说，不知道就没有事，知道了之后，心里真是常常在想，我自己原来还有一个家，还有一个爸爸妈妈，希望见到他们。后来我进神学院，到南京去读神学，我的养母还赶到南京来看我，她们实在不放心，就一直跟着我，怕我离开她们。毕业后，我在上海圣彼得堂工作时，妹妹徐燕曾经来找过我一次，她说她大学毕业要统一分配，问我是不是可以去照顾爸爸妈妈？我说这怎么行呢，我自己这里还有外婆、妈妈，根本不可能的。我一直不与他们来往。直到1957年，上海召开基督教妇女大会，在会上我又碰到我的生母，她请我吃饭，说你怎么不来呢？以为我对他们有看法，我告诉她不是的，我一点也没有责怪他们，但是如果我跟他们联系，我这儿的妈妈和外婆会想不通，所以我答应她们不与亲生父母来往。我的生母说，她一直想我，一直在打听，想要跟我重新联系，我那时已经在基督教工作了，她到上海三自委员会去找办公室主任章润媛，说我是曹圣洁的妈妈，为什么她不肯来看我们？后来章润媛就跟我说这个事，说你去吧，看看嘛，大家来来往往，没什么关系。所以后来第一次我上他们家，还是章润媛陪我去的，到南市，那一次见了我爸爸，但是其他的哥哥姐姐都不在，只有徐燕，总算大家见了面。这件事我就不告诉养母了，因为我工作以后把工资全部都交给她，她逐渐放心了，当然我也长大了，也比较成熟一些，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告诉她，何必增加她的心理负担呢？从那

时我才开始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来往，但是我去得也不多，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去得多，教会里人多传来传去，总归要传到她们耳朵里去，又会造成麻烦。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带回来妈妈做的彩色糯米团子，我只对养母说是信徒送给我的，她还吃得很开心呢！因为没有向我的养母、外婆公开这个事情，连我结婚我都没有请我的亲生父母，结婚以后，我才把我的爱人徐明涵带到他们家去，后来“文化大革命”大家又都分散了，不敢来往，避免互相牵连。其实我内心一直想念着亲生父母，记得有一次我在人民公园看见一个老先生，很像我父亲，禁不住上前问姓，结果失望而归。

我结婚以后，还是跟我的养母和外婆住在一起，一直陪着她们，我们夫妇养两个老的，后来生了孩子，五个人就靠我们两个人的微薄工资。我的外婆活到1968年，九十六岁，她后来眼睛生白内障，现在白内障开刀很容易解决，但是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也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她后来眼睛就看不见了。但是教会里的人都知道外婆是非常可爱的老太太，她每天总是笑嘻嘻的，总是感谢上帝，从来没有埋怨，她觉得我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好。1968年她生胆囊炎，起初还送到医院去，她因从来不吃药，开始用药还蛮有效果，好了一阵子，还回家休息，几个月后去世。我的养母1971年患肺炎，我在医院急诊室陪了三天三夜，后来她也去世了。当我安排好她们的丧事之后，我就去找我的父亲母亲，才知道我的生父也已经去世了，我母亲还在，也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后来总算把她找到了。她是1974年八十一岁去世的，是淋巴瘤，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我跟妹妹商量要轮流陪夜，头一天晚上妹妹陪了一夜，我跟她说，今天晚上我来陪吧，妹妹就出去买药了，这时哥哥徐豹也从外地回来了，可是他有事离开了一阵，母亲就去世了。母亲去世的时候只有我和一个表舅在旁边，所以这也是很戏剧性的，她自己生了那么多孩子都不在身边，到最后还是我为她送终，所以很多事情好像很有传奇色彩。

## 二、福音广播电台的小故事员

我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我的生母是很热心的信徒，当然我从小不跟她在一起，我的养母和外婆，也都是很虔诚的信徒，尤其是外婆，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一出生她们就抱我到南市圣公会的天恩堂受婴儿洗，我小时候的名字叫曹拉结，这是圣经上的名字，《圣经·旧约》里雅各有四个妻子，其中一个叫拉结，这个名字好像是一个外国传教士汉森(Hanson)给我起的。后来有人说拉结是雅各的妾，不是正式的妻子，这个名字不好，所以到惠恩小学之后，我改名曹圣洁，至于是谁给我起的，已经记不得了，可能是那时的校长，圣洁这个名字也是很有基督教色彩的。

我们住在虹口时，附近有个全备福音堂，是外国传教士汉森办的，他很喜欢我，我叫他外国爸爸。基督教分很多教派，在信仰上有差别，我受洗的圣公会主流教会，比较理性，而全备福音堂是灵恩派，神学上比较保守，注重祷告，遇到什么事只靠祷告解决，两者无论在神学理论还是礼拜方式、教会生活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但是我外婆作为一个普通信徒，也不大注重这个教堂跟那个教堂有些什么区别，到虹口以后，就带我到全备福音堂去做礼拜。现在看起来，我外婆接触的基督教信仰是很保守的，也有些古怪，比如说生病不能吃药，就是祷告，而且认为生病就一定是犯罪了，在上帝面前做错了什么事情，上帝在惩罚你，所以生了病之后首先是认罪。我小时候觉得上帝是蛮可怕的，做错了事情就会受惩罚，记得有一次我发烧，外婆就说你犯罪了，犯了什么罪呢？说我在幼儿园里表演节目，老师给我们化妆，那时候没有唇膏，就给小朋友脸上涂胭脂，外婆说，涂胭脂就是犯罪，因为老师给你涂胭脂了，所以你犯罪了，要赶快认罪。所以我从小接



受的就是这样一种很保守的信仰，在宗教方面我受外婆的影响很大，外婆和妈妈对我有一个期望：要把我奉献给上帝，希望我终生做教会工作，为教会服务。我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觉得我是要奉献给上帝的，所以我小时候就是跟外婆到教会去，没有什么别的活动。

后来在中学时，我常常去参加教会里的奋兴会、培灵会，那时候上海教会里有一些有名的讲道人，如赵世光，是灵粮堂的创始人，灵粮堂还没造堂时，他在协进中学讲道，就在南京西路常德路口，因为那个中学的校长是个基督徒，所以就把大礼堂借给赵世光，那时我每个礼拜都去听他讲道。他很会讲道，讲道的时候还唱歌，讲的内容主要是“末世论”，耶稣就要再来，世界上有很多苦难，只有信主的人才有平安。有一次在泰兴路耶稣堂，有“主日学”老师的培灵会，讲员是赵世光，最后一天他说，谁愿意奉献为教会工作的请举手，我想我母亲和外婆已经把我奉献给上帝了，所以在那次会议上，我主动表态，愿意奉献为教会工作，我是举过手的，而且还到台前，由他为我们举手者祷告。妈妈和外婆还灌输我一个思想，就是将来不结婚，因为教会里有这样的传统，《圣经》里也有这样的话，结了婚的人要为世界上事情烦心，不结婚就专心服侍上帝，所以在教会里有一些人，特别是女传道人，不结婚，专心在教会工作。受她们影响，我的确觉得我要奉献给上帝，将来不结婚，为教会工作。

我从小受基督教信仰的熏陶，《圣经》的话对我帮助很大，在我经历困难的时候，我读《旧约·耶利米哀歌》第3章27节，说“人在少年的时候负轭是好的”，好像一个牛要负轭，就是负重。我在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是上帝说这是好的，使我不惧怕困难，这节《圣经》经文对我很有安慰。

那时教堂都办有主日学，即小朋友的聚会，我每次都去，听福音故事，唱赞美诗歌。我到圣彼得堂做礼拜，那里有儿童礼拜，那时我已经学会弹琴，到儿童礼拜去参加少年唱诗班，弹琴，我不仅到圣公会等大教堂去，还到原来有关系的小教堂，如全备福音堂去弹琴，那些小教堂只要叫我，我都